

兔年

诚所谓“春自红梅报起，年从玉兔迎来。”兔年说兔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
兔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象形字“兔”，笔画显示着兔子长耳短尾的可爱形态；而十二地支中与之对应的“卯”的初字，描画的则是草木萌生的形象，因而“卯兔”便有了春意和生机的蕴含，成为一个美好的象征。

“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……”如果说，童谣是哺育童年的乳汁，那么，这样的吟哦在我们人生成长的初阶就已经耳熟能详了。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、增长，人们发现兔子的可爱并不只在外形，牠身上的许多优长竟与人的理念和追求相契合，久而久之，可爱的兔子终于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符码。

一是善跑。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关注点。古往今来，人们常用“动如脱兔”的比喻赞美速度的迅疾，即便是“龟兔赛跑”的故事，在批评兔子因骄落败的同时，不是也含有劝戒牠重新振作、再创高速的希望吗？至于《山海经》关于“天池山有兽如兔，鼠首，以其背飞，名飞兔”的记载，则更是充满了前人对高速度的美妙幻想和神往了。

二是聪明。有人注意到，兔子被凶猛猎犬追捕时，会在向前奔跑中半途停下，转身向原路跑回一段路程后，再横向跃入草丛隐藏起来，巧妙躲过猎犬倚仗灵敏嗅觉的追踪，令其无功而返。兔子作为一个弱者，在强敌威逼下居然能计出万全，脱险于旋踵之间，见者无不击节称妙，叹赏不已。

三是警觉。兔子这种习性，突出地体现在牠的巢穴上：多窟多洞且彼此相通。这本是兔子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保全生命的自然反应，人却由此得到从多方面谋求安身立命以避灾祸的启示。所谓“狡兔三窟”，既是自然现象的提炼，也是社会人生的自觉。人兔之间关系的密切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中国民间向有尚玉之风，认为玉含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“五德”。“玉兔”的美称，可谓恰如其分的归结，也是这种“自然的人化”之生动写照。

卯岁初临，邮电局谨以精心制作的一套兔年邮票，祝福全球华人健步千里，灵通八方。

作者：李观鼎